



■刘清羽 摄

诗 林漫步
■袁三同

青城之恋(组诗)

姿势
在呼和塔拉
一处景观大门外
我遇到一棵粗壮
倾斜着生长的大杨树
除了身姿有别
除了方便游客爬上爬下
拍照留影,其质地、长势
投下的巨大阴凉
与笔直的大树,一模一样
如此说来
它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它与人们的亲密度
比起那些正常生长,只能仰望
令人惊叹的大树
略胜一筹

山顶一朵云
沿着木栈道
登上大青山顶
我们纷纷张开欲飞的双臂
而远天,一大朵白云
正悠然向这座大山飘来
有人侧目,有人侧身
有人索性蹲下来
仿佛不是担心
它突然栖落于此
会抹去远眺的兴致
更像是担心
险些拎不动的胡思乱想
躁动的凡尘之身
将它蹭脏

森林公园
树木幽深,鸟鸣滑落
一片森林
一座鸟鸣的加工厂

那只黑鸢,如夜更人
仿佛用穿梭,捡拾着
一粒粒漏掉的春光

仿佛用飞翔的轨迹
将整片林子环绕,扎紧后
再用消失,给一道看不见的墙
上了锁

而一枚落叶,是它疾飞中
一个拐弯,碰落的
一小片寂静

鸟鸣的天空
一个在外多年
被雾霾纠缠又追赶过的人
来到大青山下
他搂抱着一棵葱郁的大树
像搂抱着久别的亲人

原谅他吧,那几只惊飞的鸟
几片飘落的叶子

他只是想,在树的旁边
多停留一会,让树边的风
经过
又掬净他身体时
顺便布置下一块鸟鸣的天空

五月
躺在梵卓映月景区
五月的草地上
独享一片宁静
天就在头顶兀自高远
地就在脚下肆意辽阔
一个葱茏的时节
仿佛是几粒鸟鸣喂肥的

我听见马兰花
与我耳语
倾诉的全是生态乡音
有那么几句
被一条小河缠绕而去
像一只鹰踱去
我越来越高的眺望

草自眼中丛生
风自体内掠过
抚摸过的几粒石子
逝去的岁月
仿佛还在里面活着
此刻我与石子
共同感知生的伟大

一个人在湖边唱起长调
他一开口
歌声
飘进草原的肺腑

一万亩天空
绽放的电闪雷鸣
在喉结滚动

十万亩草场
盛放不下一颗心
在眉宇间辽阔

今夜他的两个听众
一个是大湖
一个是俯下身倾听的星空

(据《内蒙古日报》)

浓情五月,献礼“母亲节”

丽日抒怀
■田秀明

母爱开出一朵花

一块补丁,就是那儿一块补丁,难看死了。
隔三差五我赖着不肯去上学,母亲没办法,只得抽空又做了两身新的。可是一大擦破了的衣服,穿又不肯穿,扔了又舍不得,有些还是穿了没几天的。过了几天,我见母亲捧回来了一堆彩线,忙完了家里的活计,母亲坐到灯下,拿过一件旧衣服,一会儿红线,一会儿绿线,在补丁上穿过来穿过去。我好奇地凑上去一看,原来破旧的补丁上,在母亲的一双巧手下,竟然慢慢“开”出了一朵花。
“开”出花儿的旧衣服,让我欢喜得不得了,每天都要穿着去幼儿园,就连刚做的新衣服也被我丢到了一边。母亲偶尔也会问,“这个带着花儿衣服难看不难看?”“好看着呢,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说我衣服上的花儿漂亮,还问在哪儿买的,他们也想要呢。”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的脸上早就笑成了一朵花。
岁数渐长以后,这种带着花儿衣服就不再穿了。但是,母亲绣在补丁上的花儿一直都在,开在我的心里面,芬芳着我,也幸福着我,在似水流年里长开长盛。



有人说,母爱是一缕阳光,柔和而温暖;有人说,母爱是一首歌谣,婉转而悠扬;也有人说,母爱是一汪清泉,清新而明澈。而在我的心里,母爱就是一朵花,圣洁如康乃馨,绽放在我的生命里,芳香在我的生命里,永不凋零。

母亲的谎言

■黄宇辉

礼拜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给千里之外独居的母亲打电话。电话那头,听得出母亲的声音不像前几次通话时那样洪亮,而是有些弱而低沉,由于母亲使用的是老年机,不能和她视频,也就无法观察她此时的状态。我问母亲:“听你说话声音,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母亲回复我说:“没啥事的,就是腰有些酸痛,可能是这些天干活累。”并让我不要为她操心,安心在外工作。
听完母亲的话,我恨不能插上翅膀一下子回到母亲身边看个究竟。母亲的性格我知道,什么事都从不拖累我们姊妹几个,独守着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就连三里地外的妹妹家她也不愿住,加上弟弟长年在打外工,她不但守护着我的老院,还要照看弟弟的屋子。有一年我趁着回老家探亲,想把母亲接到我工作的地方,好说歹说总算来了,可没过一个礼拜,就嘟囔着回家,再后来叫她,她都以家里脱不开身推脱不来。
撂下电话,我心神不宁,便给妹妹打电话,让妹妹赶紧回老家看母亲到底是咋回事?母亲见到妹妹晚上来看她,很是惊讶,在妹妹的再三追问下,这才对妹妹说出了实情。原

来母亲在前两天就感觉到腰疼,觉得自己上了岁数,腰酸腿疼是正常的事情,就没当回事,在村医疗站买了几帖膏药和一些止疼药,谁知这些药并没有缓解疼痛,她只好躺在炕上,等着静养自然恢复。
妹妹埋怨母亲一通后,连忙送往县城医院。经过医生的问诊和一系列医疗器械的检查,诊断结果是:脊柱挫伤,建议住院治疗。同时妹妹告诉我,病情不很严重,告诉我不需回家,她自己照顾就行了。
母亲在住院期间,一再叮咛妹妹,不要把她病情告诉我和在外地打工的弟弟,怕我们担心,影响工作。
从母亲出家门到出院的全过程,我和妹妹瞒着母亲随时都在手机上沟通着她入院、挂针、静养的信息。
母亲出院的前一天,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还没等我开口,听筒里传来母亲清亮的声音,说她的腰贴了几帖膏药已没啥事了,家里刚下过一场透雨,她趁着墒情好,正在院子里种菜呢!
听完母亲的话,我不由自主地朝着家乡的方向望去,一股酸楚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想起当年下馆子

高中紧张的学习之余,我还下过两次馆子。高二下学期,我和几个同学去呼和浩特市参加全国数学竞赛,数学老师张文深带我们下了馆子,但惦记着第二天的考试,忘记吃了一些啥菜了。高中总算要毕业了,我们一个宿舍的同学们约好了聚餐一顿,当时不足60平方米的宿舍里居然挤了18个人,左右通铺各睡7人,中间通铺睡4人,我睡在中间的通铺上……聚会的晚上,我们凑了份子找到学校北边的一家饭馆,点了不少有肉的菜;我们也喝酒了,喝的是7元一瓶的绿豆大曲。那天晚上下馆子好多舍友同学喝多了,我也喝多了,晚上腹饱肚胀从中铺吐到西铺,第二天同学们取笑我水平不行“耍喷壶”,我不好意思地辩白:“还是下馆子太少,喝酒锻炼得更少!”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在宿舍喝白酒喝啤酒的次数多了起了,但下馆子还是很稀少。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各种个体的餐饮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下馆子喝酒对大学生来说还是奢侈之事,要好的同学从外地来了,我们会买一整箱24瓶装的啤酒,或买上一两瓶二锅头,在宿舍里从中

笛横吹
■徐爱娟

沉迷“无用”之事的奶奶

奶奶这个人很有趣,农村忙忙碌碌的生活已经够累人的了,可她还喜欢做些“无用”的事情。
早年间,粮食不算充足,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己家前后院垒一块地做菜园子。这块土地虽算不上寸土寸金,但大家在角角落落里都种满了各种蔬菜,生怕不够吃。可奶奶却要在狭小的菜园里种上一片大丽花。大丽花的花盘很大,一到盛夏,它就开出五颜六色的花,特别是黄色单瓣的,像极了向日葵,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飘散开来。大丽花美归美,终究是无用之物,还特别占地方。
于是,爷爷总会絮絮叨叨,说:“今年就别种花花草草了,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奶奶则笑吟吟地回答:“当然还要种,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看着心情好呀!”爷爷调侃道:“大字不识几个,还懂得欣赏啥风景。”无论爷爷怎么说,奶奶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种她喜欢的花草。
有一阵子,村里人喜欢摘山葡萄用来做葡萄酒,闲着没事的奶奶也去凑热闹了。不过,她可不是为了做葡萄酒,而是相中了葡萄树。没隔多久,奶奶就挖回了几株山葡萄树,蜿蜒曲折的枝条盘在用竹条搭的拱形架子上,像极了花园里的植物拱门。一人夏,葡萄藤蔓就无拘无束肆意地扩张起来。站在葡萄架下,抬头望去,绿油油的一片,阳光要找到小缝隙才能照射进来。这也成了家里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奶奶从小爱看书,可因为家里条件拮据,她只上了一星期的学堂,便不得已辍学回家忙农活。不能上学,她就和别人要了几本卷了边的旧书,自己读起来。那之后,无论是田间,还是灶边,但凡有一点空闲,奶奶都在埋头学汉字。村里人没少背后嘀咕奶奶不会过日子,竟做些不顶吃不当喝的事。
农闲的时候,别人家老太太聚在一起打个小牌,或者是坐在大树下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上半天。可奶奶却静静地坐在院子一隅,翻看着当天的报纸。路过的人见状,无不嘲笑地说:“字都认识你,你不认识字吧?”,奶奶笑呵呵地说:“混混就熟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奶奶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看报纸的速度越来越快,她还乐滋滋地到处说她脱盲了。
现在,虽然奶奶已经老了,但她整日还是乐乐呵呵的。菜园的大半已成了花园。最近几年,奶奶又迷上了钩织,不仅孙子孙女穿上了她亲手织的毛衣毛裤,连家里的玻璃水杯,桌子椅子也“穿”上了奶奶钩织的花花绿绿的衣裳。爷爷依旧唠叨说:“弄这些有啥用?”奶奶笑呵呵地说:“在我眼里啊,看着开心的东西都有用。”
奶奶做的这些“无用”的事,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还收获了许多乐趣。从奶奶的身上,我学会了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即使生活再艰难,也要过得有滋有味。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王晓茹 李慧平 美编:晓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IC photo